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四百

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五御

禦 備禦四

涑水紀聞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謀入
寇請大益兵為備上怒以為虛張虜勢恐違朝廷時李文定公迪新罷陝
西運使還朝召見示以瑋奏欲斬瑋以戒妄言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
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觀邊將無出瑋之右者必
不敢妄言臣敢謂陛下意但不欲鄭州門出兵耳臣籍諸州兵數為小罔
因取以進上指以某州若干某州若干成秦州卿即傳詔密院發之既而
虜果大寇瑋迎敵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
也宋史李光傳光遷侍御史時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彥質盡起晉降磁
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
願為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為辭
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 劉幹傳幹知越州方
臘陷衢婺越地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幹曰吾為郡守當與城存亡不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為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會稽志宣和二年
冬睦州清溪縣民方臘起為盜勢張甚及破杭州與越隔一水大震官吏
往往遁去知州事徽猷閣待制劉翥獨調兵築城固守令民富者出財壯
者出力士民皆奮已而盜益熾連陷衢婺二州以三年二月抵越城下表
數萬有首渠絳衣散髮被重甲而自號佛母指呼群盜蟻附攻城會有破
卒為殿所激墮城中草積上不死具言賊中事公麾眾出直攻其腹心破
之擒佛母者賊遂大潰僵尸蔽野不復敢進明台溫穎越賊喉牙得以
皆全方受圍時公之子于羽年二十四五出入兵間且計且戰得賊首躬
視行刑於市色不變士卒恃恃以增氣靖康二年公死事東都喪歸道出
越境父老鮑方等祭之哭泣甚哀其文曰天地有覆載之德父母有養育
之恩若乃枯骨重肉已死復生蒸之者其惟公乎昔公之帥越也仁惠
化遐迩蒙福論湖田之弊捐十萬之租使我民溫衣飽食安於里閭則公
之德澤在人已淪肌浹髓矣睦寇竊發全浙披靡破邑屠城無敢當者公
獨宴然不動激潏鼓懦守孤城於克燭之中猶難驅除民卒按堵故當時
歌謠曰我公按甲坐煎門百萬生靈一呼存嗚呼我有父母賴公保之我
有妻子賴公蓄之我有室廬賴公全之我有田疇賴公闢之是以越人家

有繪像。巷有祠宇。飲食必祝公。至殞身。發齒于子孫。孫永不敢忘也。嗚呼。公今死矣。若迺公立廟之德。望許國之忠烈。四海所共知。播紳所皆言。惟是越民。感公恩德。同於天地。過於父母。今靈輜未歸。道出此境。老倪號赴。不約而同。悵英魂之莫招。觀甘棠之猶存。兩泣雷動。天悲日昏。公懷我民。尚復款其真腸。察其情至也哉。濡血書詞。告于靈下。乾道中。觀文殿大學士史公。作公祠堂記曰。宣和初。忠顯劉公守會稽。過二年冬。青谿盜大起。連陷杭睦。明年春。衡婺處亦失守。於是乘銳四出。直搗會稽。悉集蠃綠。賊估其來。意公必嬰城。欲以持久困之。而公乃亟開閘。麾衆出戰。賊遂大潰。死者相枕于野。自是不敢復東。時永嘉臨海四明。以會稽爲蔽障。卒賴以全。制書策勳。自徽猷閣待制大中大夫拜述古殿直學士正奉大夫。於是天下識與不識。皆期公大用。其後雖不幸不至輔相。然守封疆。死國難。忠貫白日。義感異類。表榮之典。震耀一時。秩奉常。攻靖康。死事之臣。足以配李忠愍者。惟公故。謚曰忠顯。浩後五十年。來領郡事。獲拜公生祠於圓通院。邦人肅恭奉祀。如公尚存。思慕誦說。如公始去。盛德之容。凜然如生。望之足以廉貪。而起懦。嗚呼。盛哉。惟公無恙時。有生祠二。南維會稽。北維真定。皆以禦寇捍難有大功。于是邦也會稽之祠。葺矣。今天子神聖英武。將

水滸齋卷五 四聖書六

二

北復趙魏。廓清中原。則真定之祠。行亦泝掃。浩雖老尚庶幾見之。乾道己丑。七月望日。旬章史浩述。方劉公城守時。待制沈公調爲士曹掾。劉公募民。能得賊首一級。賞錢三萬。沈公聞。遽請見。以爲如是。則小人規利。或殺平人。乞令必生擒。乃給賞。仍倍其數。不閱日。郡人俘數十輩。以獻。帥命沈公覈之。其間附賊者財三四人。乃請盡釋其餘。劉公從之。自後凡有稱得賊者。悉付沈公辨證。全活殆數千人。沈公至大中大夫。教文閣待制。知福州。年八十餘。乃終。嗣子繼顯。于朝議者。以爲陰德之報。北盟錄。宋靖康中。邊報交馳。風傳不一。人心不定。乃增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官。吏並以樞密。聶昌領之。宋會要。光孝皇帝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宰臣李綱言。帥府要郡。次要郡。乞朝廷給降度牒。紫衣。帥號。鹽鈔之屬。及勸誘民戶。命之以官。使出財助軍。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常有二年之積。次要郡常有一年之積。各修城池。樓櫓。務令堅險。繕治器用。并防城之具。並令足備。瀕水州郡。創造戰船。餘州創造戰車。常切訓習。從之。三年二月十六日。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車駕駐蹕杭州。所有隣近州軍。地理險阻。控扼去處。備禦之策。合博衆議。并召募土豪。集召人兵。亦恐有情願効力之人。不能自達。望出教榜。應士庶限五日。有能通知道路。措置備禦等事。並令實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四

封武彰畫地圖詣都省陳獻從之。二十一日尚書省言浙西路合把隘四處除吳江一處外其餘並擬指欲每處差近上官一員充專一統領措置把截統轄事務官其召募欲就募本處土豪立定官負以一月為期今各分募仍自備糧食一百人無官借補進武校尉有官人借轉一官二百人無官人借補承信郎有官人借轉兩官三百人無官人借補承節郎有官人借轉三官合用兵器欲令應募人隨土俗所宜自辦統領官隨數量給價錢從之。三月十二日吏部郎官鄭資之除沿江措置防括監察御史林之平為沿海措置防括並許辟置僚屬所管地分。之平自杭州至太平州資之自池州至荆南府。既而之平言應海船乞於福建廣東沿海州軍夜募分作三等。上等船面闊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面闊二丈以上下等面闊一丈八尺以上並以船中堵為側上等船募稍工二人水手四十人中等稍工一名水手三十五人下等稍工一名水手二十五人。船合用望斗箭隔鐵撞硬彈石砲火砲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類募船候到日別作旗號令布沿江各認地分把隘如有探報及觀望烽堠節次應獲船十隻為一隸差所募官一自管押候到防括去處及半年無散夫賊關選人與循一資大小使臣以下減三年磨勘各與占射差遣一次其船

水寨卷一萬四四百六四

三

約募六百餘隻分作三番半年一易詔並從之又資之言欲募江東西湖北有物力人戶及有子本舟船本處保明權行借補隨船多寡子本厚薄與行補搜船七隻以上通載及一万三千石與補搜承信郎五隻以上通載一萬石與補進武校尉二隻以上通載四千石與補進義校尉今具募二十網分諸路江西八網江東路七網湖北路五網候舟船通快日更行增募十船為一網每船稍工棹手招頭募三十人備戰之具合用紙甲手砲鈎鎗木弩箭用紅竹火網船不必盡用戰艦只尋常船亦可分作二運一即往來載上供米一即居上派把隘如此勞逸既均緩急可濟今共二十網除稍工棹手招頭外其遇敵人兵五千四百人係無探報時合船上供米外有二千七百人往來江上雖有蓄賊小寇則無能為矣不惟免長江之患又無網運失陷之虞江南為岸臨江縣鎮渡口召募土豪把隘五百人借承信郎三百人校尉二百人副尉各給券並從之。五月十日詔應措置防江等事並隸制置使司總行沿江州軍上自荆南府岳州鄂州興國軍臨江軍江州池州南康軍太平州江寧府鎮江府常州江陰軍平江府委自知通令俟按戶籍丁產簿逐一照集選有物力衆所推服之人充隊長各認地分其防括處務為便利仍仰多置弓弩并箭所

有合用統制官水軍舟艇並令沿江制置使陳彥文措置自池州以下令
 陳彥文分認地分其江州向尚地方可別差制置官一員七月二十一
 日臣寮言乞詔有司於江心內凡有沙有山去處要害之地多置寨每寨
 以五百人戰船十隻為率從之十一月二十一日詔兩浙提刑王翺江
 東提刑姚舜明浙東安撫司屬官郭元先次將見召募到人一面分布守
 把衝要並聽浙東防邊使節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詔令江浙諸州於
 應合防托把隘安置寨柵去處隨宜相度各立硬寨安泊人兵收貯糧倉
 器甲以逸待勞仍措置務要過為隄備以三省樞密院言已降指揮令
 江浙守臣召募土豪訓習武藝據險置柵外訪聞往往暴露無屯泊去處
 遇有衝突多致奔潰故有是詔七月七日詔江浙州縣福建提刑建州
 邵武軍守臣將應于險隘合置寨柵防托去處指揮把隘官丁宜說諭首
 領子細辨認除姦細自合收捕送所屬根勘外即不得阻節商旅搜奪財
 物別加傷害九月二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順浩言建康
 太平池州皆係與金人對岸緊要去處欲乞兵五萬內一萬五千人專令
 在建康府界守禦一萬人在太平州五千人在饒州二萬人在池州今已
 差到崔邦弼李貴小張俊王進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千人外乞朝廷

永樂五年夏五月四日

四

貼足五萬人之數付臣使喚除今未已乞之數外有未足數目續次踏逐
 乞差從之十一月十五日右正言吳表臣言臣僚請饒信等處福建
 東接溫台當賊馬之衝尤宜嚴備望申勅信州官吏於險隘去處防托外
 或且依去年例置防邊司或邊選良將以為藩翰自抗至嚴自嚴至務肯
 有水陸兩路尤係緊切去處乞速賜措置詔令王夔常切整頓軍馬措置
 防托十九日詔越州三江口係通接海道去處理宜隄備可令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目下選差近上統領官二員將帶軍兵三千人前去防托
 是月二十四日知越州陳汝錫言三江口岸皆係平敞沙地少有居民
 若張俊人到無以存泊必致暴露三江去本州止十八里望行下張俊差
 定人數依舊在州屯泊有緊急即遣前赴從之紹興三年十月十五日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安撫使韓世忠言臣寮乞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
 州許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不可不備除通州料角係本司所管地外
 外有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州許浦本司本司詔平江府江陰軍管下沿
 海地分並隸韓世忠令就近措置四年十月十日詔通泰真揚州守臣
 更切體度本處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賊船及不得有傷湖泊水寨民
 社保聚從臣寮請也十年六月八月沿海制置使仇愈言溫台明越四

州地分闊遠海道浩渺欲自越州至溫沿海處隨宜並置烽火以相應接
遇有緊急從之以上中興會要 壽皇聖帝隆興元年八月三日宰執
進呈范榮探報青州路有虜使到沂州約七月二十九日船起又城陽軍
一路國公龍虎大王領大軍到約三十萬沿海接連一帶緩急亦恐李寶
無以任責陳康伯奏近日探報頗急忠勇軍三千人宣撫司不欲與李寶
范榮舊亦隸李寶乞行撥隸上曰李寶海道自不相妨范榮且教隸宣撫
司洪遵奏李寶膠西立功北方自知名今虜將蘇保衡前年李寶曾獲其
印乞增兵與李寶往來海道張大聲勢周葵奏淮上元無一定規模如海
州欲留忠義數千泗州輕兵數千虜大至則退保近又欲舫運米斛十萬
石去泗州前後之說如此不同上曰糧止發去貯胎海涸未可輕棄恐張
虜人之勢遵奏秋風日高遵報日急淮上措置似未有固守之意如瓜州
置木柵准備虜騎衝突使為渡江計陳康伯湯思退奏大軍合在淮上固
守神勁神勇軍止在江上為聲勢上曰已權布畢緩急調發過江同奏緩
急恐無及上曰虜人須備糧有警可以調發思退奏古者遣將授方略遣
使授指意劉寶邵宏淵到日乞陛下授以成案 十四日宰執進呈臣僚
言去年措置淮西濠壽積糧廬巢屯兵初秋皆辦今兵不滿萬又不積糧
議者皆以極邊務要清野又聞沿江備禦亦未周備秋風已高食息寒心
上曰廬州若不屯兵虜或占據築城鑿池為久戍之計奈何令邵宏淵
疾速過江措置仍發馬軍張守忠助之思退曰見遣步軍郭振往淮東欲
作御營使司名目遣行令權聽張浚節制候張守忠行日亦然上曰善
十七日宰執陳康伯等奏淮東有劉寶郭振邊防亦備淮西未有措置須
令邵宏淵張守忠時俊大軍在廬州別增兵於和州應援上曰恐虜人据
廬州築城開濠為屯守計正當防守 九月十四日江淮東西路宣撫使
張浚劄子欲行下兩淮縣清野馬草唐鄧信陽沿邊一帶依此措置宰執
陳康伯等奏去歲淮上清野民皆失業不可先事驚擾上曰臨時清野止
燒野草不可驚動民間 同日海州探報虜人侵犯有日止絕楚州以未
網運上曰前此聯會理會海州止用輕兵守虜以重兵來須當棄唐鄧亦
難守惟泗州緊要陳康伯等奏海州失守則東海危虜情不測恐或窺伺
海道督府遣發鎮江官軍三千應援人少亦無益又無兵可增若大舉則
淮上又虞李寶向在海州有功可作聲勢上曰李寶防托海道自不相妨
十六日知廬州韓璉言廬州並無差到一兵一騎今來探報番賊逼淮
乞早遣發大軍陳康伯等奏合泥在今最為重地不可不守軍興以來虜

人入。始不由淮西。而廬州常有重兵。乞撥時俊一軍屯駐。却那張守忠軍去巢縣。上曰。今日張浚奏來。已調發人馬去廬壽。二年二月一日。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言。淮上都無事。上曰。胡昉未有信。北界未見運糧。若動衆須運糧。八月。宰臣湯思退等言。北元帥書已依宸翰改定。進入。上曰。王之望舟船在龜山。撥泊虜人都無消息。書云。須見可否。又進呈張浚視師。及措置遺事。指揮。上曰。暫往措置。防托。待朕批出。有警即行。不須擇日。先是張浚奏虜自元亮之後。民心頗離。兼亦憊艾。勢未能動。長驅江淮。決無是事。今日書不可不答。更半月。恐有報到。有所進索。亦未可絕。但三月間。春草生。須防衝突。乞明降指揮。令臣往淮上視師。免致臨期人情驚疑。無事則不須行。上曰。遣使答書。所以款之。正如奕碁。着數。有疎脫處。便可取勝。浚又奏。近日外間往往謂臣與宰執議論不和。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江淮。已為盡善。萬一機會之來。王師得勝。虜衆潰散。不得不為進取之計。是時陛下須幸建康。亦望宰執協力。思退奏虜人變詐無窮。朝廷規摹。要先定萬一不和。當求機會於他日。守禦之後。不可尋機會於和議。未分之前也。周葵洪遵奏。今日之舉。當量度國力。上曰。浪戰不可。須是機會。不可強為。卿等同心。事無不立。三月十一日。宰執進呈。時貽軍

宋史卷一百四十五

六

繼到北界榜。沿邊人戶。盡令起移入居裏地。指射荒田為業。湯思退等奏虜情不可測。或是示弱。或恐間諜往來。故徒沿邊之民。上曰。都不要管他。自為守備。五月八日。詔東海縣係在遠地。控扼去處。雖軍士久戍。未可休息。可令范榮呂旺在東海縣依舊屯駐。並未得起發。嚴切供禦。候將來事平。當與優異推賞。六月四日。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將分定把截關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割下。王彥王之望等。雖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處控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却要逐人回奏。須要屯大兵於持重要害之地。又曰。使諸將各認地分。則可。若有緩急。豈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誠如明詔。既退相與言曰。自虜入寇以來。常用茶軍為先鋒。多至數十萬。而我兵常患平少。今又自分其兵。則力益弱矣。聖鑒如此。洞見今日用兵。機要。十月二十三日。詔令都督江淮軍馬和義郡王揚存中。與王琪郭振同共商議。真揚六合一帶。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禦。毋致少失事機。乾道三年七月十九日。上謂宰執曰。淮東備禦事。此項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奏曰。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稍稍慮副之則已。上曰是。以上乾道會要。宋史孟珙傳。珙時為京湖安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四

撫制置等使。大元兵至。渣琪言。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禦備。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金史宣宗紀。真祐四年。十月丙寅。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鑿坎窞。築垣墉於隙地。戊辰。詔吏禮兵工四部尚書。董防斌之徒。蒙古網傳。網行元帥府事。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澗口水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完顏弼傳。弼奏曰。方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但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固。范文正公集。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狀。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熟。又報元昊亦已聚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未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借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四

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可大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宣化軍。背嵐軍後面。觀步谷口道路。此又大可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來。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熙集床子弩并砲。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况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漠界。併攻一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至之道相山集。王之道慰。安淮南使。自捍禦劄子。契勘江北。自王彥充攻陷壽春以來。人心動搖。日夕延頸跂踵。仰望王師之來。不翅大旱之雨。迨今累月。杳無所聞。乃於八月初四日。承七月二十三日。括船禁渡。聖旨指揮。截自十月

一日已後。大江更不得通行。官私舟船。候過防秋依舊。且盡括江北舟船。不能禁金人之必渡。而逆料金人。遽絕江北之民。且曰。過防秋而依舊。是猶人父。无急難不能保其子弟。遂而去之。且戒之曰。他日安平。汝當歸。四方聞之。其誰不解體。茲正與前日之棄河北。淮北無以異也。今既不能遣兵戍淮。以安其心。伏望宣撫端明。重以屬郡。矜憐數千里之民。無所依歸。備以之道之言。申奏朝廷。乞特發德音。下明詔。慰安淮南。使人自保守。如有能扞蔽一方。不陷夷虜。候過防秋。必行信賞。莫使中外感動。至羸老瘠。瘠扶杖往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庶幾可以上回天聽。下協人望。張魏公奏議。奏黃州等處備禦事宜狀。臣舟行自上流而下。且暮反復詢究形勢利害。大率長江要處。惟漢口。采石。真揚。出舟便利。今朝廷已各屯駐大軍。控扼此外。黃州為緊。其次蕪。又其次舒。建。安。中。虜人犯江西。自黃造抵以濟。蓋自黃至光。其路坦夷。不可不遏防。而鄂州大軍家討正與黃對境相去不遠。臣近曾具劄子。乞戒勅吳拱。堅壁清野。量分大軍。照管諸軍家討。正以備黃。伏想已達聖覽。今聞成閔領兵東下。又那差鄂州一兩軍。偕行上流。水軍並赴采石鎮。法理固當然。臣過慮虜人窺襄漢之兵未解。萬一潛以精兵犯我。勢當有以應之。則衆寡或有不敵。兼是水軍亦

宋樂大卷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八

頃量留鄂。諸武別為之計。以備緩急。伏望聖慈。更賜詳酌。如臣言稍可奉乞。自聖意處分施行。十二月上。李莊簡公奏議論守禦大計狀。臣以孤寒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故素之中。更歷內外。浸冒器使。十稔于蕪。布衣銜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願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致命之秋。念方拘縻郡綏。留滯海濱。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免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與空言之誚。夙夜憂情。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以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報之言。遽有所畏避哉。况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默。臣伏親闕。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冰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強虜擁兵。淮揚宿寇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遠。趙充國之繫虜。以殘滅為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為憂。昔楊珉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却。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

驗臣觀今日虜偽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賊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沃光黃虜壽聞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全謂齊公曰楚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賊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曩備數從列方燕間進對造膝之語所謂萬全之策者嘗爲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寇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犬羊之衆以犯我孰肯爲用者此乃坐制強虜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初諸將各務持重不遇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設方畧出兵遠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算矣偽地恃虜爲強虜騎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後祖宗之故禮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特賜先生文集乞募土人守禦劄子 臣契勣自淮以南與偽境相接地分守之即多事棄之即資敵

當緩爲計以圖之訪聞諸將下各有遠處土人願爲朝廷招集鄉民耕種田畝置立堡寨以守一方如劉綱孫暉之類者甚多若因所欲更加選擇可委之人其上使之守州其次使守縣鎮不必須保故地但使自擇要害可守之所處之仍委逐地分將即時出輕騎巡掠境上以爲衛護萬一寇至則避寇退後保其所事初朝廷量行應副稍加就緒即使自給漸次措置人兵別無大段費用目前雖未見其利數年之後增一藩籬之固爲利非輕伏乞聖慈更加詳酌可否施行李忠定公集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未備處劄子 臣今日依稟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甲逐急將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千餘副據姚平仲稱得首巡觀西北城堡迥至新鄭門已日晚乞未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構訖并據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比之遺城有未備處臣已逐乞劄下京城所依應施行去訖合具奏知御筆卿竭刀徇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臣見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搆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慮所乞差宰執分守四壁蓋慮驚東擊西事體不細切望留神所有劉廷慶西壁關人已差人

應副去訖謹具奏知御筆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更切詢問曾經遣塞人
悉心體國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退遁莫等獎擢奏知防守嚴寨門
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劄子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
防守探得北賊已約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今已號令城上見嚴備守
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揚引兩頭項人馬前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
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御筆執政上城恐妨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自
可巡城分官守禦張守吐陵集論守禦劄子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
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官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
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
鏑而罔避遠近感悅以為陛下志存宗社先民後己願願之望遂得所屬
今則六官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亮渠未靖賊
將來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寇鋒
遠近憂歎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
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
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
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為固守之計前日之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十

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
行者願早為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蓋亦大振起
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於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
鼓星列暮布責之將領撫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於數百里
外仍又間於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
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
旬日則陛下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
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托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
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慮也所有建
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
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為陛下効死弗去之意
如有緩急徐為進退然而所向之方當亦預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
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為陛下道如有可採
即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論守禦劄子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
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餽未
充千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

扼之地。其中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己。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况金賊猖獗。兇焰尚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為備可少緩乎。臣切謂其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西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陽軍絕淮入楚州而表。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秦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表。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順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順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陰。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木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黃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四

士

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橫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邪。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於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為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候。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錫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蔽効死而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再論守禦。并乞預措置六官百司府庫劄子。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驛淮甸。遠湖之意。屢形詔旨。然而鞏洛未清。糧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狼子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為行蔽也。又况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官百司。在行百司。危蹕。以至府庫倉廩。輜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後逼大河。臣恐良平之謀。責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

監司措置把隘事。寫條具以聞。錫諭切責。使之合縱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為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官百司。與天府庫之積。預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侯守禦。徐為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慙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應詔論備禦劄子。臣準御史臺承郡省劄子。臣察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其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潼關。德魏。側聞游騎。及于濟寧。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禱。補於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遠。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於速斥候。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於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於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為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賊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為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為可防。自青沂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五

入淮陽而來。則楚之淮陰為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七重兵據地利臨之。賊未必能遽渡。而雖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情驕。勇於私鬪。而怯於公戰。又萬一賊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新木繁茂。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賊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者。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於建鄴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賊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一鑿與南地。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於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鑿與既動。則必宿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危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倫。遂不能決。若為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為得也。若為宗廟社稷之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為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為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

不可不預為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師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編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鄴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為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於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况千艘相衝出入兩關，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於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睿慈詔大臣將帥預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為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江，理恐然也。後仁轉元吉南溯集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一虜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且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民兵於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為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砲石踏弩放箭，便可守禦。蓋虜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只定是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分，便至失事。一虜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得莫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尚有大軍多少，并戍馬軍直米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虜已乏糧，糞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曾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教諸將，皆以國事為念，同心戮力，出奇奮擊，但痛敗得一兩陣，使虜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使退軍保江，虜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熟江陰相對矣。沿江網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為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畧。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圭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虜人迫江，又已旬餘。陰雨沍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往常程，雖欲外示開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勵軍心，儻車駕未順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格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矢石之心。一虜既垂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教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虜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責拙速，蓋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却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

略其糧運擾其營壘虜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元人心已離所簽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台今日下具平安狀中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虜已渡淮即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祇備多日恐難但已却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為犄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虜往年嘗由此入寇合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害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堠如夾崗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制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為警備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虜已犯真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並入斥堠庶使四方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荆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堠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鋪使臣徑具飛甲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漏洩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誦之前者

水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西

詔檄未頒已傳於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此見樞密行府已招初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輦轂之下無類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唱橫議或於斜街暗巷恣行割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昏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却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 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分夜巡覺察賊盜并姦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曾劫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於道路巡警若有此類並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王魯齋甲寅書丙辰上廟堂書 某切謂今日內治無一之可言惟治外之心尚存畏懼未敢盡出於私意也凡有愛君憂國亦於其可用力者竭其慮而已今日孰不曰艱兵幹腹之謀最可憂也愚則曰此不足憂蓋思揣之至辰沅平有餘里中間山川之險阻為最多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豈有踰千里險阻而能謀人之國哉惟無蜀為可憂耳况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四

今蜀之兵將尚可軒輊。輒果有入寇之謀。豈不應蜀兵之尾其後。可以抄其輜重。可以絕其糧道。可以斷其歸路。輒之狡謀。必不如是之疎也。廣西湖北。固不可不備。而不足憂。不然。海道又豈不足乎。夫海舶與江艦不同。進退實係於風。非人力之可必。得風而進也。固易。失風而退也。極難。彼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慮其欲退乎。是海道不可不防。而亦不足憂。惟平原曠野。飄忽震蕩。長驅直搗。是其所長。其實所當憂者。只在兩淮耳。然則自古擁重兵以窺江者。未有不敗。若彼虜黠酋。知用羊枯之策。識王朴之謀。特出輕兵以擾之。或據我一二城。左右望以俟間。是淮南無日不被兵也。江南之力。日消月削。雖有上知。莫能為之謀矣。前日維揚之兵。以累年虜至不戰。有以召其來。今春之捷。以背城一戰。出其不意。所以敗而去。後日雪耻之師。勢所必至。來之速。憤兵也。雖可畏。而謀必淺。來之遲。則謀深。而不可測。但淮之列郡。凋弊甚矣。因其未至。若不增屯積粟。保險據勢。有以大剗其鋒。則兵禍未易解焉。今日備禦之道。未論某將當陞。某將當黜。某屯當備。某險當守。某兵可以為某援。某粟可以為某糧。大略規撫不立。踈陋苟安。其弊固不止一事。而其至深至切之害。莫甚於清野。非特無禦外亦併其內。而大困焉。而舉國不以為非也。昨自嵩之創此。修葺二十年來。號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四

五

為奇謀妙計行之。愚言之不以為耻。如出一人。如同一日。而今日江南之困。亦已深矣。而猶未之思也。蓋自三代以來。但聞募民徙塞下矣。詔民入粟實塞下矣。至于此田之利。兵民雜耕。書于史冊。前後相望。未聞以清野為奇謀妙計也。使清野果可以為外治之上策。則自古謀臣良將。凡英傑智略之人。不應皆如是之愚。而不知計之出此也。古人亦自有清野之時。後兵未至。閉城自守。使敵至無所資。以為一時之暫可也。當嵩之時。適中原蕪蕪之後。蘆葦一望數千里。虎豹出沒其間。虜人嘗報遠戰。易於之紀。不能不指南方為續食之計。是時清野以待之。可坐而困敵。能俟倖數年之考。後之來者。不知通變守以為不可易之論。而不計其術之窮也。苟輟人必有南牧之志。我雖清野。彼自運糧積粟於沿淮諸郡。輕騎裹糧。一日夜可以直叩長江。此時復可清野以待之乎。譬之富家巨室。平日膳養群奴。其費固不貲也。日足以為藩屏之衛。夜足以為盜賊之防。今有人為之謀。曰盜之所以窺伺者。以主家有物可取耳。使主家盡鬻其所有。空室以居之。群奴可以熟睡無地警之勞。盜自不至。不亦善乎。盜則果不至也。其如主家坐困而無以贖群奴何。特此規撫不立。踈陋苟安而已。豈知其為根本害也。夫自南渡以來。兩淮非不時被兵。而每年粟米麻麥絲綿漆

果之過江南者。舳舻相尾。江南藉以為用。國以富強。自清野之後。此利遂絕。使淮南之貨不及江南。猶未為大害。今則不免竭江南之力。以贖江北之危。凡昔之渡江而南者。今反盡輸於江北矣。又不止此也。兩淮之派民內徙。扶老携幼。百十為群。累累於道路者不絕。此辨於江南以為生者也。今不知江南沃壤盛大之區。可數者幾。而可充江北無窮之需乎。所以為根本之大害者此也。夫兵食出於農者也。養兵所以衛農業。以自給。今既不足以為農業之衛。又從而奪其常業。驅其老弱。使之轉乎溝壑。是豈養兵之道與。愚請得以索言清野之大繆。安土重遷。民之至情也。昔盤庚不忍民之罹水患也。開陳利害。反覆叮嚀。委曲以勉。其不可不速。猶不能止百姓胥怨之言。况輟駢之來。未如患水之不可措手。老弱者勢不能振。而自知逃避。正不必驅之避也。自避與驅之避。其事情大不同。自避者心死。意銷。而無他念。驅之避。則含怒蓄怨。有時而發。彼甘心於自避者。皆老弱。強壯者或欲自相團結。或保險阻。或俟利便。奮身擊逐。皆可一當百。蓋彼自護其生產作業。不待令而出死力以敵之。善用兵者。不過能發人心之情。導其勢而已。今既足以分官軍之勞。且無饋餉供給之需。亦何苦自失其勦戮。方艱虞未至。生業垂感。遽下清野之令。焚其廬。毀其業。驅迫流

水集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去

離之人。未見輟騎之害。而先受官軍之苦。彼疾視其長上。而歸怨於朝廷。何可解也。苟有勇士一呼。皆為劇盜。其憂未易平。一則夫民兵之利。三則夫邊民之心。最大者自困江南之力。其病在於各自為謀。此不相恤。在外者不恤朝廷之乏。不恤民力之困。在內者不恤邊備之虛。不恤軍士之貧。此愚所以夙夜隱憂。而言不足以達君相之聽。智不足以破通國之惑。若夫省觀大勢。斟酌可否。操持大柄。豈不在朝廷乎。欲望鈞慈。特賜教奏。下此一劄。令侍從給舍。臺諫館學。百執事集議于朝。條具其清野利害之實。與夫今日備禦之策。及所以匡處派民之道。惟聖天子平心遠覽。承其良策。力主於上。力行於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聞禦戎之策有三。曰戰。曰守。曰和。因時制宜。難執一。然其事未嘗不相關焉。銳於立功者。則曰殘虜煙滅。中原丘墟。振兵直前。當如摧枯拉朽之易。不特慰來蘇之望。尤可成尅復之勳。是則攻戰之舉。固不容緩。然深謀遠慮者。則曰。理內斯可禦外。強本斯可折衝。兵財俱乏。事力不繼。而遽尋干戈。則召釁給禍。功未成而害已見。其可不為備守之圖。然城壘方營。而侵軼已至。糧食甫積。而剽掠時警。羽檄交馳。將左支右吾之不暇。其能固其圍乎。是人不容於不和也。是必和親以紓其擾。然後備守之計。為可圖。備守以壯其勢。然後征伐

之謀方可舉是以古人雖和未嘗不為守雖守亦曷嘗忘為戰之備哉請以漢家之事明之漢興之初平城之圍未報嫂書之辱未雪孽庭掃穴似不容已然而樊噲橫行之請則却之賈誼三表五餌之策則謝之和親之約細過之棄冠蓋往來金繒賂遺曾不以為勞且費何耶蓋小屈者所以為大伸之基而歛翼匿形者未始不為博擊計也况當是時民之瘡痍未瘳而休息之政未施公私之積尚之而邊陲之警未寧則所以拳拳於議和者將以為備守之圖也故塞下之粟可得而積內帑之錢可得而羨材官騎士蒐閱於都試六郡良家之子閑習於馳射庀此者孰非為攻戰之備也迨夫國勢已強皇威益振然後馳陰山之北而使漢南無王庭焉極其威也款塞而慕義稽首而稱藩推所由來亦和親之計有以基之今日和好之議意或出此是豈怯懦而不振者乎所患者玩一時之少安而忘備禦之大計耳况狼子野心背服靡定其吞併種落每以和好為恭敵之計今當深思曲防以伐其謀外姑示講和之意而內實為強本之圖厲兵堅守常若寇雠來則應之侵則禦之庶乎其可以自固也適者韃使之來或欲絕之以杜其窺伺或欲卑之以示吾名分或疑其虛偽而不應加禮此固所以尊國勢而挫戎心然此既通好於彼彼以復命而來已抵中都

亦難遽絕寵以錫賚勞以燕享隨時施宜不得不爾初非過於懲創而自損威重也雖和好成否難以預計然絕之卑之則憤心一生其能保其無間言乎釁端一開其患立見蓋不止於威重之少損也為此舉者姑欲因此而達和好之意款侵擾之兵而為安邊息民之計耳使和議既成尚當嚴於備禦况議猶未定可不亟思所以處之乎且今之師旅疲於攻守財用耗於調發郡邑困於應辦盡心力而為之猶懼不給一或少緩突如其來得無彷徨失措乎兵之闕額者當補而訓練之必精城之頽圯者當修而防捍之必嚴事事而為之慮使無一之不盡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此乃禦戎之上策也吁內修者如支傾極力柱撐不急則外攘者如奕恭當審彼己輕舉則失苟為計既審而又極力以柱之安強之効自可坐致雖然能戰而後可以守苟徒曰守之可以無虞也彼長驅而來與吾對壘擁兵直前其能閉關以自保乎抑鋒鏑不容於不交乎是則攻戰之具尤所當講今雖未為開拓之謀然豈終忘規恢之計生聚教訓可以成報復之功內修政事可以收外攘之效根本苟豫皇威益振天道好還寧無可乘之機第今未可為耳今主議于中者既有定論而宣力於外者當為遠謀羊祜在襄陽務修德信使命常通刺殺為糧則輸絹以償

欲進詭計則却而不納二境之間惛然交和疑若安於苟且而無遠略矣孰知夫規恢之謀已寓於此而汎一之功不旋踵而成今之任責者當以是為心毋貪小勝以窮追毋校小嫌而起釁養威持重待時而動後文武之境土當俾德於宣王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取進先郝經陵川集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于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統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統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遏絕旭烈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搖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西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穎置一帥京東自睢毫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眇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地守禦

北邊備對 肩頤既定建庭之地遂自其庭分左右而隨立王將以典主之凡其左王將謂左賢王左谷蘇之類則居

東方在單于之庭東故曰左而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其右王將則居西方謂右賢王右谷蘇之類而直上郡以西接氐羗此即班固之謂各有分地者也今用此之分地而推其所分之方則其居東方而與左地者自虜庭之東以至上谷朝鮮凡戰鬪皆任之而居西方與右地者蓋西南羗氐之地亦其所任也於是兵出東方則左王將知之而其嘯召兵徒亦專出於左地也兵出其西右王將亦任其責而調發亦出西方此其有分地而次第可攷者也故月支之地即河西之郡數為漢所敗於方為西則召休屠渾邪欲以不任誅之霍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則與之戰而獲其左方之旗鼓即其分地之可攷者也李陵之兵戰而銳匈奴既為所勝遂悉召左右地兵以禦之惟此一役左右地兵皆召足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四

以見李陵為虜所憐 **扞禦** 東漢書虞延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

氏賓客故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

此見忠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廷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

其全者甚衆新唐書鄭從謹列傳從謹餘慶孫及進士第授嶺南東道節

度使先是林邑蠻內侵居天下兵進援會麗勛亂不後遣而北兵寡弱從

讓募土豪署具首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宋史列傳柳約知台

州從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

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

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

會上海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 **不畏強禦** 詩丞民篇仲

寡不畏強禦公羊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何以書

賢仇牧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奈何宋萬嘗

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

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

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馬故魯侯之

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

之萬臂掖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閭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史記趙奢為

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西漢

書蓋寬饒不畏強禦師古曰饒梁而禦善者也王尊刺譏不憚將相誅惡

不避豪強遺鑿漢成紀司隸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諱知石顯等顯

擅權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同上

懷邪迷國 邳都為濟南守先誅爛氏三百家豪猾餘皆股栗東漢書祭

遵傅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以奴膝

乘宣叱奴下車殺之 張綱奏大將梁冀日以剪莖之資居阿衡之任不

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上天不赦大辟宜加

書奏京師震恐 下邳周矯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

強以對矯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

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為事責戚踣躄京師肅清 鮑永傳永為司隸校尉

鮑恢為都官從事抗直不避強禦 蕭咸私謂王閔曰董公為大司馬耕

文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 竇景

擅發遣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

永樂大典萬望晉李西

十九

校尉河南尹附阿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按罪羣臣朝賀犬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劾郡張陵阿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寮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不疑有愧色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宿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靈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貪殘無道懼罪逃匿光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晉書李惠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江寧志陶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受感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受感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請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已南史王峻傳謝覽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北史刁冲傳冲為功曹主簿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大傳清河王暉覽而嘆息通鑑唐韋澳為京兆

水樂大典卷萬四四百五

二十

尹鄭光莊史恣為閭里惠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穢之蘇良嗣遇僧懷義假養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持曳執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武三思嘗以事屬宋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破磔雍州司戶李元絰判歸僧寺刺史實從一大懼亟命元絰改判元絰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惡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新唐書裴諝傳諝除右金吾將軍德宗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嚴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強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威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各令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李義府恃寵逼殺大理丞中丞王義方對伏叱義府令下三叱義府趨出宋史呂武忠棟出天性不避強禦而好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李希為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僞不能欺張豹督理浙西荒政蕪攝蘇湖二州有執政姻黨閉糶均首治之希獎其不畏強禦慕崇禮高宗時累居翰林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

稽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稽深憾之宋名臣言行錄杜莘老遷
秘丞入謝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按自是用卿矣言行龜鑒錄
晏公叔復立朝論事則
明目張膽不畏強禦
百夫之禦
詩秦風黃鳥篇百夫
之禦註禦猶當也
強

不能禦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海南運判張朝散書是雖天實為
之而巧者不能以智圍強者不能以力禦會其至時意有

適遂則志士仁
人之所欣願

善守無禦

文子故善
守無與禦

防禦

事物紀原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領防禦使祿山犯順當衝諸
郡皆置之則是防禦使自則天始也職林云至德後置舊唐書

志曰至德後中原大都要害之地
置防禦使以治軍事不賜旌節也

列禦氏

氏族畧鄭穆公
時列禦寇著書

圍

洪武正韻魚據切禦也止也扞也陸也賈誼叙傳以強守圍協韻去聲又
語韻異械韻補圍本偶許切叶音牛據切養馬也漢書叙傳是設藩屏以

水樂大典卷萬聖書六十四

疆守圍吳楚合從類隸
誼之慮顏師古讀書

圍

圍今碑見洪革
漢隸分韻書

圍

張錦漢見
華書集韻

馬有圍

左傳昭七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
待百事注養馬曰圍

東圍

杜預釋例周地河南
洛陽縣東南有圍鄉

西圍

杜預釋
例周地

語

洪武正韻魚據切以言告人也又語韻陸法言廣韻又魚巨切孫恂唐韻
說也告也宋重修廣韻牛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牛據切說示之也上

與下言曰語又見上聲此字下詳揚桓六書統疑母語余見語韻疑母態
忠韻會舉要用次濁次音陰時夫韻府群玉答述也趙譙聲音文字通諭據
切見上聲此轉注告之也言語則上聲言事告人則去聲吾
語女子語魯太師之類是也韻會定正字切疑踳疑迎妍語

篆

柝葉篆見姚敦

古孝

裴光遠集綴並見杜

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隸五口唐仙人碑見洪
草書 𩺰 𩺱 並張
鮮于樞 竝

漁

洪武正韻魚據切。佻漁揚雄解嘲武
橫江潭而漁協韻音去聲又魚韻

𩺰

洪武正韻魚據切。周禮𩺰人釋文音魚又音御又亦作𩺰又魚韻丁度集
韻𩺰捕魚也。或从水作漁。揚桓六書統疑母。𩺰𩺱並說見魚韻疑母。然志

韻會舉要角

次濁次音

篆 𩺰 並集韻見杜从古
書 𩺰 集篆古文韻海 𩺰 人字
𩺰 並六
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三

永樂大典

卷一四五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 孫承鴻

學士 孫士大

分校官修撰 孫丁士

書寫辦事官 孫天祥

圖照監生 孫馬宗

孫危進